2020年12月25日 新世界时报 NEW WORLD TIMES

美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去世

12月21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推文称，前主任傅高义逝世，享年90岁。在12月21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对傅高义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于他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傅高义

傅高义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

昨日上午，日本《朝日新闻》最先报道称，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0岁。《朝日新闻》还称，傅高义在医院接受手术后，没有留下遗言便突然逝世。

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戴维斯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戴维斯称，“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不幸离世”。

在此次住院之前，傅高义教授仍在工作。记者曾于12月12日与傅高义取得了联系，他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需要前往医院，或许可以在2021年1月的某个时候再接受采访。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布的推文称：1973年至1995年，傅高义教授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他是我们心中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极好的朋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外交部：傅高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傅高义逝世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布数条推特，哀悼傅高义。

崔天凯说：“知道傅高义逝世的消息后，我很悲痛。他是一名杰出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生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中美人民友谊和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针对中国问题的见解对学术领域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我相信他的思想始终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在12月21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于他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汪文斌说。

此前，在12月1日晚间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上，傅高义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人物

一生致力于东亚研究　精通中日两国事务

作为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等著作。

1930年7月11日，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家庭，1950年，傅高义从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毕业。在美国陆军服役2年后，傅高义考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攻读社会学，并于1958年获得博士学位。

即将从哈佛毕业的时候，傅高义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了规划，要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对我说，如果你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傅高义与妻子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1958年，傅高义偕同妻儿前往日本，研究日本中产阶级和家庭，最终于1963年出版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成为日本民众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这也让傅高义声名鹊起。

1961年，傅高义被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选中”，成为哈佛大学博士后，专门研究中文和中国历史。1963年，傅高义前往香港，由于条件限制，他以广州为例对中国进行了研究。通过大量的走访和调查，傅高义于1969年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1973年，傅高义开始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被视为费正清的“继任人”。

2000年，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投入了《邓小平时代》的撰写生涯中，直至2011年9月，《邓小平时代》一书才撰写完成，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

■对话

傅高义著作《日本第一》序言译者、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

谦虚是傅高义的灵魂

昨日下午，记者专访傅高义著作《日本第一》序言译者、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他表示，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傅高义取得的成就是最为显著的。傅高义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加强合作，减少冲突，他也一直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记者：听到傅高义逝世的消息，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沈丁立：就我个人而言，感觉十分突然，因为好像最近还看到他活跃在媒体和讲座中，与此同时，我也感到十分悲痛，世界再无傅高义。

记者：在为《日本第一》序言进行翻译的时候，你是否与傅高义见过面？你觉得，傅高义是个怎样的人？

沈丁立：其实翻译《日本第一》序言时，我与傅高义主要通过邮件沟通。不过，我跟傅高义是老朋友，见过多次，他邀请我为该书翻译序言。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吹嘘美国取得的成就，他会虚心了解其他国家取得的成就，也会承认他们的优点。

除此之外，傅高义非常尊重其他人的观点。当我们坐在一起交流中美或者中日问题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傅高义经常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回应，十分符合他希望中美加强合作的观点。现在说起来，我都能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好像已经浮现在我眼前，栩栩如生。

记者：傅高义曾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提到，希望中日两国能够扩大和平互动，中日之间和平共处、中国和日本人民密切交往，有利于双方利益。你认为，中日应该如何加强交流？

沈丁立：目前来看，中国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仍需加强与日本的合作，不管与哪个国家交往，我们都有需要学习的地方，从傅高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与各国交往中应该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

记者：你如何看待目前的中美关系？

沈丁立：这个问题也是一样，中美关系根本没有达到傅高义的预期。傅高义大多数观点的灵魂就是“谦虚”，各个国家积极展开交流，但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呈“自由落体式下降”。

整体而言，中美问题只是一个缩影，更大的问题是美国人傲慢地认为其他国家都不如美国，但美国应该要学会“借鉴”，就算无法全部学习，起码也要对一些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

记者：你如何评价傅高义的个人成就？

沈丁立：首先，傅高义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所做的研究横跨中日和中美，作为一名美国人，傅高义不仅是个“中国通”，还是个“日本通”。其次，傅高义对于事物的观察比较客观，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美国人，就觉得美国一切都好。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傅高义取得的成就是最为显著的，他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加强合作，减少冲突，他也一直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1993年至1995年，傅高义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员，把自己的研究“学以致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傅高义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立场，即通过合作的方式，使各国和平相处。

为1050万无证移民创造入籍途径

移民改革或成拜登首要任务

随着2020年即将结束，当选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进入倒计时，人们越来越期待移民的失调状态最终能够得到解决，并通过改革来修复那些不起作用的部分。除了拜登在竞选中承诺的内容外，其他一些令人鼓舞的举措也正在国会中进行研究。福布斯网站梳理拜登做出的承诺和一些值得考虑的建议。

拜登的竞选承诺

拜登在竞选期间概述了他的移民改革计划，包含以下关键承诺：

立即扭转特朗普政府在边境地区把父母与子女分开的政策；

结束特朗普的庇护政策；

停止长期扣留，重新投资于个案管理计划；

推翻特朗普的公开指控规则；

结束所谓从国防部抽调联邦资金来筑墙的“国家紧急状态”；

保护“梦想生”和他们的家人；

取消所谓的“穆斯林禁令”；

下令立即评估因暴力或灾难而在本国无安全立身之处的弱势群体的临时庇护身份(TPS)；

确保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以及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人员遵守专业标准，并对不人道行为负责。

移民改革的黄金标准

与此同时，众议院的进步民主党人正在酝酿要求全面改革移民系统。这项被支持者称为“路线图”(The Roadmap)的改革努力，超越了扭转特朗普政府反移民的政策，而且远比拜登的提议更广泛。希望它能成为衡量拜登在移民问题上改革的“黄金标准”。它包括：

为全美1050万无证移民创造一条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清理现有的入籍申请积压问题；

优先考虑家庭团聚，消除障碍，建立一个“被驱逐、拘留或处于避难状态人员”与家人团聚并返回美国的合法程序；

建立一个“对违反移民法行为可调整的民事后果”制度，以便拘留和驱逐出境不是对几乎每一次违反移民法行为的默认惩罚；

取消营利性移民拘留设施；

停止使用州和地方监狱拘留移民；

推广替代拘留的办法，停止对整个家庭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拘留；

确保“在没有得到保证和有意义的法律辩护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被(美国)驱逐出境或拒绝入境”；

建立一个“独立的移民法院系统”，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

阻止资金流向使边境军事化、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边界墙、障碍物和“虚拟墙”以重塑边境政策；

取消国内的边境巡逻检查站；

确保“满足可核实的劳动力市场招聘需求的人员能够更换雇主、带着家人一起生活，并得到可获得公民身份的路线图”；

确保“移民获得医疗保健和住房”；

创建“一个真实的和解进程，为那些在不人道制度下受苦数十年的人伸张正义”。

现在可以实施的合理措施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最近也提出了一套移民建议，汇集了15篇由顶尖移民法律专家撰写的论文。

其中，移民律师协会前主席、美国最权威的移民法书籍《库兹班移民法原始资料》(Kurzban´s Immigration Law Sourcebook)的作者艾拉·库兹班(Ira Kurzban)建议，国务院应该通过终止其将移民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计入国会每年规定的就业、家庭和多元化绿卡上限的政策，来解决积压的移民问题。库兹班指出，这种统计方法以前曾使用过，应予以恢复。